

开卷书坊

劫後書憶

蘇齋

开卷书坊

劫余書憶

躲齋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劫后书忆/躲斋编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7

(开卷书坊)

ISBN 978-7-5326-3405-7

I. ①劫… II. ①躲…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2064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杨凯

助理编辑 马莎莎

开卷书坊·劫后书忆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4 字数 142 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405-7/I·139

定价: 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9213456

题 记

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那是诗人。我非诗人，也不能雅到如此，但于书，与林相仿，虽未必皆视之为妻妾子女，至少是友朋。“文革”十年，三番两次遭劫，旧藏顿去，正所谓“破书卷卷归新主，春燕年年恋故家”。故人既逝，能不感怀？乃作此“书忆”，或曰“失去的藏书”。

《莎士比亚全集》

第一部想起来的，是《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我很少购藏西书，这是第一部，得于上海北京西路奉贤路口一个旧书摊。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花了我积聚起来的半个月的早餐费。这部一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记不起是谁编的，但记得是纽约版。当时书摊上还有部牛津本，牛津大学出版。可我不懂版本，嫌它的品相不如纽约本，就买了纽约版。得书之后，我兴冲冲地去见张景福先生，张先生说：“你应该买牛津版，那本子要好得多。”可是我没有体会，觉得只要能读就行，不认识版本的重要。

略知版本的至要，已是步入晚年了，这才知道莎士比亚版本的复杂。譬如在一六二三年刊行《莎士比亚戏剧集》第一对折本之前，就有许多四开本：《理查三世》从一五九七年到一六二二年有

六个四开本,《亨利四世(上)》从一五九八年至一七〇〇年,竟有九个四开本,再如《威尼斯商人》在一六〇〇年就有两个四开本——Roberts 四开本和 Heyes 四开本,《仲夏夜之梦》也有两个四开本——Fisher 四开本和 Roberts 四开本。这些四开本与第一对折本往往出入很大。第一对折本之后,又有第二对折本(一六三二)、第三对折本(一六六三)、第四对折本(一六八五),尽管都沿袭第一对折本,然也多有出入。一七〇九年,桂冠诗人 Nicholas Rowe 编了新的《全集》,这是十八世纪的著名版本。之后,又有 Edmond Malone 的两个编本(一七八〇、一七九〇)。据梁实秋的介绍,莎氏著作版本之多,在十九世纪,重要的就有 Clark and Aldis Wright 编的环球本(一八六四),第一版剑桥本(一八六六),第二版剑桥本(一八九三);二十世纪的编本,则有 Neilson(一九〇六),Ridley(一九三四),Kittredge(一九三六),Harrison(一九三八),Bush and Harbage(一九六一),Ingram and Redpath(一九六四),Wilson(一九六六)等。此外,还有集注本,梁认为

“有两种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一九一六年 Alden 的集注本,另一个是 H. E. Rollins 新集注本,后者材料特别丰富,一九四四年刊。”(《莎士比亚全集·十四行诗·序》)王元化则推重 Hordce Furness 编的集注本,认为“在莎集中……是最好的版本,编者将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四十四种名家校订本的注释搜罗在内。”(《莎剧解读·序》)但未说明出版年月。而王自己读的则是 Charles Jasper Sisson 编的《莎士比亚全集》。至于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所据的本子,是 M. J. Craig 编的牛津大学版,不知是否即是我失之交臂的那个版本。

其实,我于莎士比亚,在中学时代,并没有能力读原文,那不是普通的现行的英语。购书之前,因有幸读过朱生豪翻译的三大卷莎氏戏剧,那是世界书局出版的,学校图书馆有藏,我得了很大的便宜。而且还读了曹未风的诗译本。可是在心里并不满足于朱译的散文,更不满意曹译的诗,觉得还不如朱的散文美。为此,我尽力往旧书店找孙大雨译的《黎琊王》、曹禺译的《罗蜜欧与朱丽叶》,(至于购

读卞之琳所译《汉姆莱脱》，是十多年之后的事了。我以为这三个译本，可补朱译本之不足。)就在那时，我得到了林柷敌先生的指导，从原文读了《The Life and Death of Julius Caesar》的片断，从而引起了我读原著的渴望，而且终于买到了英文本的《莎士比亚全集》。

这部《全集》，我摩挲了很久，选了近二十个剧本和《十四行诗》，对照着中译本，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慢慢地琢磨。那是在一九五二年的病中，但没有全懂，也没有读完。到七十年代初，我无意中从《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得读赫士列特、史雷格尔、莫尔根等人的论莎士比亚，这才对莎氏有了若干理性的认识。那时，我真想重读莎士比亚，特别是我以前忽略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但是《全集》已杳如黄鹤，连为我视作珍本的《黎琊王》等中译，也一本不存了。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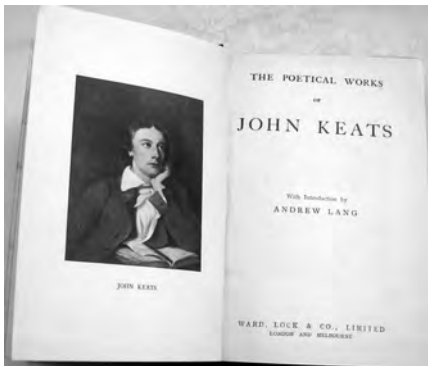
《济慈诗集》、《勃郎宁诗集》

西书之中,最让我思念的是两部诗集:《The Poems of Keats》、《The Poems of Browning》。这是两册狭长的小三十二开本子:硬面精装,书脊上烫着金字,颇为精美。记得都是伦敦出版,似乎是一套丛书中的两种。

那是一九五二年疗养时,我偶然从石门二路的旧书店购得,当时异常欣喜。因为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中,尽管拜伦的影响深远,雪莱也是我之所爱,但最使我迷醉的是济慈。这位“将声名写在水上”的天才,在我看来,几乎是美的化身。例如《To Autumn》,意境、音韵、形象,无不达到美之极至,而且毫不浮浅,蕴有深刻的内涵,这就是“真”。我之所以特别倾心于济慈,一是由于这位忠于艺术的诗人,并不漠视激荡的社会现实,他在《Hyperion》中说,人生的最高境界,“必须把世界的

苦难当作自身的苦难”，这就使他最明丽的颂歌也烙有“饥馑的年代”的印迹，如《Ode to a Nightingale》的第七节：“Thou wast not born for death, immortal Bird! / No hungry generations tread thee down. (你是生而不死的，不朽的神鸟！/ 饥馑的年代也不会泯灭你的歌声。)”另一个缘故是因为他的诗自然。美，但不雕琢。他在著名的《书简》中说过：“如果诗不是像叶子长到树上那样自然地来临，那就干脆别来了。”然而正因为自然，就难以翻译。我因此曾经感叹：如果不解英语，就不要读济慈。因为他那完好无瑕的音韵的美，是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语言都难以替代的。因此，当我获得这部诗集时，十分激动，虽然这本诗集还不过是册选集。

然而更使我怀念的，是《勃郎宁诗集》。是因为勃郎宁更为我喜爱？不。而是因为在失去这两册诗集之后，在七十年代末，我竟然重新获得了济慈，而且较之失去的那本更完备。书名是《Th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Keats》，在扉页背面印着“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WARD, LOCK & CO., LIMITED,



英文本济慈诗集扉页及作者像

LONDON.”皮面精装，而且冠有 Andrew Lang 的长序。可是勃郎宁，是一去不复返了。

事实上我于勃郎宁，读得很少。他写有许多诗剧，那时我还不能体会他诗剧中的“戏剧性独白”在英国诗歌史上的独创意义。不过我喜欢他的《My Last Duchess》，这是可以独立成篇的“客观抒情诗”的典范作品。但勃郎宁最著名的是《The Ring and the Books》。记得《诗集》里的第二部分就是这首长诗，我读着嫌累，而爱读他的抒情短诗，如《Meeting at Night》，二节，十二行，清丽明快。只是

如果现在想要重温，架上空空，还得费力去寻找不可。

说到勃郎宁，不得不提及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莱特（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她的《Sonnet From Portuguese》真挚、委婉、缠绵、纯粹、精炼、优雅，犹如从乌云里透出的一弯纤细新月，确是英国诗史上足可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媲美的珍品。五十年前，我有幸在旧书店里得到她的一部全集《The Works of E. B. Browning》。虽然书已陈旧，紫红色的皮面已经褪色，但是非常完备。除了这四十四首十四行诗，还收有《The Cry of the Children》，这是诗人为童工的苦难向资本家强烈抗议的名篇，在当时曾引起巨大的反响。叙事长诗《Aurora Leigh》也均在内。幸运的是，这部全集不知何故竟然在浩劫中“漏网”，幸存了下来。

然而，可惜的是《Sonnet From Portuguese》的中译本却未能免于难。中译本是方平所译，一九五五年出版，书名《抒情十四行诗》。译得流利，印得精美，且附有迈尔（F. Mayer）所作的四十五幅剪

影插图,是少见的杰作。我不仅爱诗,也欣赏图,视之为珍品。失书之后,痛惜再三,时时萦回梦际。有幸的是,一九九九年一月去上海书城,得悉方平的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印了新版,改书名为《爱情十四行诗集》,译者为此写了《新版序言》,并增添了《情诗赏析》。虽然已是一九九八年三月的第二次印刷本,在我,犹如遇见昔日的恋人,立即拥之回家。至于那册幸存的英文本勃朗宁夫人诗作全集,则被我在二十年前作为新婚礼物送给了我儿子的新娘。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四日

《英国文学史》

法国泰纳的《英国文学史》是部名著,可惜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的中译本。张可从中选了论莎士比亚的两章,现在编入《莎剧解读》,可以借此略见泰纳的美学观点。我所读过的英国文学史,除了中译的苏联阿尼克斯特著《英国文学史纲》(蔡文显译),英国人写的,有两册:一是 Lang 的《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一是 I for Evans 的《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但后者是在七十年代末得读,与前一本相隔二十多年,且不是我自己的藏书,系朋友借予。这本《英国文学简史》,后来仍由蔡文显中译,在一九八四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Lang 的《英国文学史》,是一九五一年国屏送我的。国屏姓许,是我中学时代的知友。他说这本书原是他舅舅戴传扬先生所读。戴先生创办过模

范英语学校，英年早逝，遗下许多书籍，英文书特多，Lang 的这部著作据说很有名，大概是他在民国初年所购置。国屏当年学理工，不涉文史，就将书送我了。同时送我的还有英译的多卷本《莫泊桑全集》的第一卷。

可是 Lang 的这部书被我搁置了多年，因为那时我还没有系统地读英国文学作品，读史的时候，总觉得隔着一层。不过我很喜欢这部书。其一，是我选读了关于笛福、斯威夫特、奥斯丁、兰姆、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狄更斯、夏洛蒂·勃朗特等章节，觉得很有帮助，似乎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至于如何地“拨开云雾”，而今已一无记忆了。其次是书中插有许多精细的铜版画，至今还记得雪莱的半身像，和狄更斯青年时代在书室中的那幅插图——雪莱美得像个文秀的姑娘，而青年狄更斯潇洒、英俊、高贵如男爵，正靠着一把华丽的椅子在遐想。

但这部书始终没有为我认真地通读，想来十分后悔。至于书中有否论及哈代、康拉德、吉卜林等作家，想不起来，记忆中似乎都没有。大概此书的

时间下限未及十九世纪末叶。而最大的疑问是关于 Lang, 至今我不清楚他是否就是《Th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Keats》的长序作者 Andrew Lang, 更不清楚他在英国文学评论界的作为与贡献。然而, 今天书已不存, 恐怕知之愈详愈多感慨, 倒不如不清楚为佳吧。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五日

《列宾画选》、《别罗夫画集》、 《特列恰可夫美术馆藏画选》

建国之初，苏联的图书大量进口，价格分外低廉。尤其是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的中文书籍，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卷本《列宁文选》，只要花几角钱就能从福州路的国际书店买到。俄文书也不贵，较之国内图书，至少要低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二。可惜我不解俄语，然而却买了不少俄文版的画集。其中最难忘的是《列宾画选》、《别罗夫画集》、《特列恰可夫美术馆藏画选》，此外，还有《马可夫斯基画集》、《特罗平宁画集》、《弗罗贝尔画集》。这后三部画集与《别罗夫画集》相同，都是十二开的彩色精印本。而且在每幅作品之下，除了俄文标题，还注以英文，这就为我的阅读带来很大的方便。

回想起来，我走近俄罗斯绘画，就是从这些画